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學之要指凡脩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氏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毆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暴自棄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一 近譬堂 藏板

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按此篇之意則二十八章之樞紐也蓋人君之行仁而脩身為本之意則二十八章之樞紐也蓋人君之行仁而政固不外於正身即為學自脩亦不外於誠身是故事親則由於守身正身則本於格心其他如不枉已以援天下重吾身也責樂正之從子敖失吾身也即毀譽易言好為人師三章皆見反已脩身之要至所以脩吾之身者全吾性固存之仁義而已吾性固有之仁義其量至廣其用至大而其至實而可循者事親從兄而已故舉大舜之底豫其親而天下化者以焉終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二

近齋堂藏板

半、然後屬於陽而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合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合、且以七鈞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焉、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清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當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鈞備、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有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若黃鐘之宮、始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矣、而中、小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也、終之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

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時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記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二律者。又無所管。以爲本律之宮也。

大。全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趙氏德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也。蕤賓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洗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也。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則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四

近譬室 藏板

月。程氏復心曰：人心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蕤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激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商宮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雙峰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蔡虛齋曰：此條離婁至明者也。公輸子至巧者也。使不以規矩而徒恃其明與巧亦不能成方員。師曠至聰者也。使不以六律而徒恃其聰亦不能正五音。堯舜至有道者也。使不以仁政而徒恃其有道不能平治天下。此道字對上而聰明巧當主仁心。說蓋聰明即下文所謂耳力目力者。仁心便是道。此道字指仁心。○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於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一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之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宮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正夫

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鍾之律而後正。不以七十二數之大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姑洗之律而後正焉。絲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焉。○林次崖曰。此章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首節至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當作兩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先王之法。而過未之有。是一段。自聖人既竭目力。至可謂智乎。是一段。首段言舍法無以成治。二段言法所由立。而治所當因也。○張彥陵曰。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亦只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以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

辨按范註云。此言治天下者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然則堯舜之治天下。獨可無法度乎。分明本文堯舜之道。不以則不能反言。以決堯舜之治天下。必以仁政耳。而時解反謂堯舜之道。指人行堯舜之道者言。若堯舜自己行其道。安在必以仁政。且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五

近譬堂藏板

即無仁政。安在不能平治天下。試看堯舜時治水教稼。明倫授時。以及朝覲輯瑞量衡。那一件不是政。而必為此荒謬之說何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

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

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

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

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

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者

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

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

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

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

之以盡夫法射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

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

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

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茂棄規矩而欲以手制

方圓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

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六

近譬堂藏板

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

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存仁

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蔡虛齋曰似

只用言仁心今却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各有

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

翼雲峰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

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

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辨按上既曰堯舜之道又曰不以仁政則知道字指

仁心說此節既曰有仁心仁聞而又曰仁政是不行先王之

道則知道字指仁政矣觀集註特解仁政是也不可

見胡雲峰混同未是其真愚意特就范氏所引解之

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愚意特就范氏所引解之

耳其實孟子所謂仁心固如齊宣不忍之類所謂仁

聞却與梁武不同蓋必實有惠愛小民之事或煦煦

之恩補苴之術為小民所稱頌乃謂之仁聞若梁武

只是普度慈仁耳何濟於事後章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仁聲即是此處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當跟

仁心不可法於後世。當跟仁聞徒有仁心。並無實事。如何能被澤徒有仁聞。民即偶被一時之澤。如何可常行而為法於後世。若如梁武之仁聞。只一箇不被其澤盡之矣。又何必說不可法於後世乎。集註引范氏之說。第取大意。不得煞看。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圖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楊氏與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脩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可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爲而欲與三代擬隆。非所聞也。○蔡虛齋曰重在徒善。不足以爲政。通章之意是如此。○**圖**按心與法原不相離。說心須有政在。說政便有心在。就本原上論。無心做不出政。且政亦可因心而生。此當重心說也。就發用上論。無政不足以見心。且心必靠政以行。此當重政說也。徒善徒法兩邊並舉。方見全理。但就上下文勢言。則是孟子爲當時人君不肯遵守先王成法。而設自重徒善不足以爲政。句。集註引程說亦自見輕重。○故曰只是孟子隨序隨斷。不必定作古語。○**圖**能以自行。要亦不能廢法以行矣。此法之所以不可不遵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志謂照廢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蔡虛齋曰蓋前人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非一時凡所當行者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已當惟其斟酌之已當故今遵之而不過差惟其周悉而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五顯哉文王漢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正故後人得以不愆無缺故後人得以不忘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八

近譬堂藏板

王之法原盡善而當遵也是上下文關軸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爲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九

近譬堂藏板

度也。不為之云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蔡虛齋曰。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仁之也。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大註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

廣專。貼仁覆天下。問在聖人本心。若竭心思。而不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不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此心思亦著於迹。不是懸空之思。如我欲仁。斯仁至。亦有實事工夫。此對耳力目力言。呂晚村曰。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說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之。既竭。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

雙峰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按。自饒雙峰之徒。誤解繼字。謂不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竟是聖人自家只用竭。為後人。纔用繼。竭與繼打成兩截。殊不知聖人不繼政時。這心思。更從何處見其能竭。不將不足以仁天下乎。

前文明云。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是堯舜亦

必以仁政矣。聖人既竭心思，必繼以不忍人之政。而仁始覆天下。故註謂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如時人講，繼以規矩準繩六律，與不忍人之政，單為後人耳目心思，不及聖人而設。故須用繼，則註但當云未足，以及後世矣。胡為云未足以徧天下乎？惟晚村謂不是，竭了後統用繼。繼政外更有箇聖人之心思，其解最為了徹。往見時文云：聖人能不規而圓之，不矩而方之，能不井其田，而水之火之，金之土之，穀之不能不列其學，而親之義之序之，信之別之，愚謂大謬。不規而圓，必不如規之圓，不矩而方，必不如矩之方。或聖人耳目之聰明，異於常人，猶難置辨。若因堯舜未行井田，則水火金土穀，但謂之心思而無政，是誣聖人矣。堯舜既不井田，而水火金土穀之經畫條理自在，即不學校而親義，序別信之匡直輔翼自有方，何得謂之無仁政也。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為方員平直屬下文讀，是猶以不可勝用句作後人不可勝用耳，不知聖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十

近譬堂藏板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

之道

蔡虛齋曰：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遊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其責。王觀濤曰：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為智。辨按時解單指自負聰明變亂舊章者而言。見其師

心自用。故不肯因。要之戰國時。變亂舊章者。固存而廢。融發。愜者更多。仍兼對兩邊說。爲是。○因字。卽前。行字。遵字。道字。卽前道字。改字。法字。然謂之曰行。則猶待于推行也。謂之曰遵。則猶待於奉持也。今謂之曰因。則不過現成章程。現成敷衍之耳。何其肯力。故註曰。用力少而成功多。○又須知。爲高。因丘陵。則比丘陵。益增其高。爲下。因川澤。則比川澤。益增其下。爲政。因先王之道。則比先王之道。必更有許多。通變宜民。損益就中之妙。然而皆因乎先王之道者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而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

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辨。撥仁者。卽對下不仁。以不仁而在高位。旣播其惡於衆。則仁者在高位。自是仁覆天下。故曰宜。○若是有仁心。仁聞便能行先王之道。則當時之君能行先王之道者多矣。中間擴而充之。猶有許多。王夫在如此。方覺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有脗合無間處。亦有變通時宜處。○播惡於衆。在不仁之君言。只是殘虐在下之人。對下文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一段。故註解做貽患於下。謂使下俱滅道義也。要其禍直至喪無日矣。方住。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

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語類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數日。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本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真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同 蔡虛齋曰。上字與下字對。以君對臣。則君爲上。而臣爲下。所謂朝與工也。以君臣對民。則君臣皆爲上。而民獨爲下。所謂君子與小人也。觀集註云。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是朝與君子皆屬上也。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是工與小人皆屬下也。○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寔說得廣。絲是凡存位之心。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斷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不信道者。知有道而不信道也。不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犯刑者。不必謂有人刑之。只是於刑有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刑之。但不依度行。便是犯法了。○上無道揆。朝不信道。君子犯義。曰道日義。一也。自所犯言之。則日義。○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小人犯刑。曰法日度日刑。亦一也。自所犯言之。則日刑。

○上面下字兼臣民。下面君子字。兼君臣說。○六者最重。在上無道。揆正是。不仁在高位。至於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

辨按曰道揆曰法守曰道曰度曰義曰刑皆從先王之法。法字生來。但上直曰無法度。而必曰無道。揆者以先王之法。亦有隨時而變。而不可執一以拘者。故必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也。蓋事物有千變萬化。義理是一定底。惟度量則能隨時以處中。而先王之法不妨通變。於今。雖能制其宜。則有以名協乎中。而今日之法。無不悉合於古。故不第云遵先王之法。而曰道揆也。下所守之法。即上所道揆。而制其宜之法。今上既不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則已出乎先王之法之外。凡事物之來。任你恃聰明變亂也。得任你縱恣懈弛也。得在下底。又何為兢兢以法度自守。故朱子云。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若說無道。揆則無法可守。非也。蓋無道。揆只是不以先王之法為今日準。則究竟先王之法。載在方策。班班可考。只因上自棄去了。下自不奉守。他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下又說不信道不信度。若全無法度。更不消說不信了。○君子犯義。諸家皆單指臣言。惟蒙引兼君臣言。玩註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夫舉朝皆不信道。是君臣都猖狂了。則未有臣犯各義。而君猶知有各義者。自兼君臣為是。○道即度也。朝謂之不信道。而工謂之不信度者。以朝廷出法度。以治人者也。百官奉法度。以為治者也。故在朝即為道。而在工即為度。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語類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後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

則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

同蔡虛齋曰：此條重在上無禮。蓋繇上無禮而下無學。卽是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故賊民興。

異大全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自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觀其可行也。

上旣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蔡虛齋曰：賊民猶云奸民。不要說賊民者興。正如陳涉吳廣黃巢朱溫楊么李全之徒。

辨按：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上節已盡。此不過申說而結言之耳。上無禮。卽上無道。揅下無學。卽下無法。守賊民興。又總承無禮無學來。蓋不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更有何規矩準繩之。則自是無禮下無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古

近譬堂 藏板

守則先王之良法美意。盡皆墮壞。孰從兩學之。自是無學。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俱該在無禮內。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俱該在無學內。賊民興。朱子明云：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乃時解以賊民興。單貼小人犯刑。虛齋亦悞指作亂之奸民。大謬。南軒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觀其可行。亦非語氣。此只言上旣無禮。下便無學。是一串事。

禮。按：因當時人君不遵先王之法。只以富強爲事。故又借城郭不完。田野不辟。兩件來說。見不强不富非國之災害。而何必急急以圖之。無禮無學。則喪亡無日。而何竟置先王之法於不講也。其所以警戒當時之人君者深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同王觀濤曰：泄泄，註云怠緩。從從，又曰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怠緩救正，反從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

按詩本意是凡伯刺厲王之臣，因而作警戒之語。無然泄泄，只是見無得不急救正之。然纔不急便是怠緩。纔不救正便是從從。故註直以怠緩從從之貌釋之。蓋內存怠緩從從之心，外便有此泄泄之貌。此是進一層作解。蓋已照事君無義一節說也。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五

近譬堂藏板

同蔡虛齋曰：此數者在當時不以爲沓沓。在孟子則以爲沓沓也。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爲恭也。卽是泄泄沓沓之意。○王觀濤曰：泄泄猶沓沓也。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事之罪。○顧麟士曰：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三句已畫出一箇怠緩從從。畫出一箇泄泄。故帶口結之曰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夫沓沓者。

按事君無義就事君言。進退無禮就持身言。怠緩以廢事。悅從以逢君。只此兩句可以盡得泄泄矣。似非毀先王之道。與怠緩悅從無干。殊不知不非毀先王之道。則先王之道在所必行。如何怠緩得。且先王之道盡善盡美。而今棄置敗壞之。如何悅從得。故知先王之道與怠緩悅從之泄泄正。是敵頭。故孟子必足上此一句。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夫

近譬堂藏板

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

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
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濶。夫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則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何而細密着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非尊之而何。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善開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爲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爭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者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爲然不可不脩身得否不識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賓師

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不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爲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雙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卽是敬者如中庸篤恭書乞恭之類恭卽是敬也○雲峰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蔡虛齋曰謂吾君不能正與責難陳善者相反

異蔡虛齋曰本文只是恭敬范氏註何緣添大字至字蓋責難乃謂之恭則知奔走承順特恭之小者耳此則其恭之大者也陳善閉邪乃謂之敬則知徒爲容悅者特敬之小耳此則敬之至者也○陸稼書曰據朱子則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在陳善然愚意亦

有開邪而後可以陳善者不偏說爲是以孟子距楊墨及君子反經推之可見

辨拔望其君爲堯舜之君便謂之責難者以人雖皆可以爲堯舜而察識擴充之功自非一蹴而至到極盡地位必至堯舜而後已豈不是難事時解謂堯舜本不難爲因對世主言則謂之難者非也○此處恭敬之分只是一就大綱處說一就細密處說○論陳善閉邪亦可分兩件事看如君無邪時只有開陳善道之一法到有邪時却又禁閉其邪但邪到已見之事則止可改悔不可曰閉今日閉邪則是此心未動或此念方萌早可以開之而使之不得出如此則全在開陳善道矣且惟開陳善道則理念漸漸精明私意漸漸消釋方能閉其邪心即有時着閉邪工夫亦纔有用若未陳善而先閉邪則不但無開導之法而力爲禁遏其邪方不能去又何自而陳善乎陸稼書自是倒說了即孟子距楊墨亦先有正人心之本如道性善是也君子反經尤不徒在末流上做工夫頑按責難於君自是尊君之大陳善閉邪自是敬君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大

近譬堂藏板

之至。虛齋以奔走承順爲恭之小。徒爲容悅爲敬之小。最謬。奔走承順。徒爲容悅。假爲卑順之貌。而內皆慢侮之心。正是恭敬之小。灰如何以爲恭敬之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或問

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方圓。而天下之爲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

審其幾也。

語類 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呂晚村曰：聖人原不為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呂晚村曰：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辨 按從聖人身上看。固是人倫之至。然但從聖人身上看。或可謂之至。或不謂之至也。得一自有法。聖人者。或過或不及。而聖人之至見矣。一自有不法。聖人者。自以為至。却都不至。而聖人之至愈見矣。何也。聖人所盡之道。皆人心所同有之道。但聖人先得之。故為人倫之至也。故知本文至字中。即含有下文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充

近譬堂藏板

字在從聖人上看。便是人倫之至。從人倫上看。必以聖人為至。聖人原不自以為聖。只是已到人倫之至。人不自見人倫如何。只以聖人為至。顛倒看是。多少妙義。

禎按說人倫以聖人為至。猶似聖人以此強人。即不如聖人未必其不至也。惟說聖人人倫之至。則聖人所為未嘗自以為至。而無如不如此。則不至矣。天下不知不覺。皆要取準於聖人。以聖人實到至處。故也。○至字可作極字解。亦可作到字解。如大學章註極處無不到是也。晚村分別未是。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讀類問欲為君至堯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錄如看
二典便當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某謂堯所以
治民脩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曰
便是如此看此只是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如何
恁他硬要精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是事事欲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
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
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
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
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
便了只是大槩言觀書之法如此或曰若論堯所以
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
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為可聖
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為有
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
在當時人君。○蔡虛齋曰。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
堯。欲為臣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為君者須盡
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為臣。豈都是隨人要底
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呂晚村曰。人之不求人
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為人也。則又未
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
人。則是任其意為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
方員之物。定畏規矩。教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
道。從道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然兩病又
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張子從小便道聖人可
學。是甚志識。○欲為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為
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
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傲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

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曆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人每謂不必論其事而卽論其心。如此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

○按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盡字卽從上至字生來。堯舜爲人倫之至。是已於君臣之道無不盡者。故欲盡君臣之道。只到法堯舜而止而已矣。正足上至字盡字之意。纔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便是不敬其君。纔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便是賊其民。則可見自堯以下。雖有許多次等賢君。自舜以下。雖有許多次等賢臣。皆不足法。非此次等君臣。便是不敬君而賊民。然以聖人人倫之至。一照看則纔於君臣之倫。有不至卽於君臣之道。有不盡纔於君臣之道。有不盡卽落階不敬君賊民窠臼裏去。故下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顧麟士謂人倫兼五典而專言君臣者。立言之意。本爲當時之君。雖臣亦是伴說。觀末二節可見此說甚有理。君主治者也。臣輔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治者也。舜之事君亦無非代堯治其民。朱子謂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則知重在治民。上後言暴其民甚不甚。單主治民說。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又曰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

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出平仁便入
乎不仁更無別路可躲閃可中立也仁與不仁在孔
子大概說天理人欲未單指君臣集註法堯舜則盡
君臣之道而仁二句是就
孟子上文之意而釋之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如幽厲之爲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
所由哉。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諡。古人諡法
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蔡虛齋
曰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意歸責於
當時之爲君者。然爲君者至此則爲之臣者亦不得
辭其責矣。若能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豈使其君至
此。輔氏云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
國亡。然死蒙惡諡。遺臭後來。按幽厲還是暴虐民甚
者。如何說未至於身死國亡。通鑑云厲王暴虐無道
萬民弗忍。相與畔襲王。王出奔彘。不敢歸。竟崩於彘。
其不及弑幸免耳。其太子靜宣王也。幽王宣王子。無
道又甚。犬戎殺之於驪山下。宗周遂亡。而平王東遷
矣。此非身弑國亡而謂何。下章言失天下以不仁。則
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身危國削。身弑國亡。
及惡諡不可改。皆不仁之禍也。必至於此。此字專指
惡諡。

異慶源 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
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諡。遺
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

不可懼之甚哉。

按註謂幽暗厲虐皆惡謚也。未指定周之幽王厲王說。苟得其實，亦是大概之辭。觀此則暴其民甚身弑國亡，不甚身危國削，亦但論其理如此。非指定幽王厲王暴其民甚不也。弑亡危削之禍，不足以盡之。而又貽惡名於後世，並子孫不得而改，乃是進一步以甚言之耳。蒙引駁輔氏之說，雖當而不可拘。但幽王厲王亦是惡謚之得其實者，名之曰幽厲，包雖活而幽厲之可鑒戒意已寓，故下引殷鑒之詩以結之。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大全新安程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天理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按詩為厲王而作。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為文王嘆紂之辭。見殷之鑒在夏。以見周之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引之。見人當以幽厲為鑒。恐蹈身弑國亡身危國削之禍。則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按以仁以不仁俱該兼心政說。但就得天下而言。則以天下實被我之仁也。就失天下而言。則以天下實被我之不仁也。實被我之仁不於外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實被我之不仁不於外於惡民所好。好民所惡拂人之性而已。如此看兩以字更有着落。周尚未失天下。而茲概云三代之失天下者。以東遷以後宗周已亡故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同大全典存以仁廢亡以不仁按典不止存廢不止亡其中仁不仁之等級雖殊然未有與存不由於仁而廢亡不由於不仁者故以亦然二字括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辨按天子有四海便說不保四海諸侯有社稷便說不保社稷卿大夫有宗廟便說不保宗廟不保則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言

近譬堂藏板

失矣失即必死亡矣豈有四體獨存之理士庶人惟此四體故便說不保四體上惟就天下之得失而推及於國茲並由天下國而推及於大夫之家士庶人之有身至此盡矣而皆不可以不仁則知仁所重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按上章言人當法堯舜之仁戒幽厲之不仁此並

推言三代之得天下皆以仁而失天下皆以不仁亦承上章而推言之也。至因天下而推及於國。因國而推及於家。有家有身者。則又就推言之。中而推之以至於盡也。輔氏陳氏猶未見其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蔡虛齋曰。愛人禮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愛人其所親者也。禮人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統蓋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下文又曰。行有不

得皆反求諸己。
○按或以此三人字。並下天下歸。俱指鄰國之君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非也。此節三人字。兼指臣民而言。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人。是用。不親不治不答。是驗。非我方愛人。便要人親。治人便要人治。禮人便要人答。但到不親不治不答。則必我之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反。須知。下身正。不是空空自反。有脩身克治。體行推廣。意思。下身正。是。自反之極。又進一步說。○治人如何。屬智益。非知明處。當不能治人。中庸亦以成物為知。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

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近譬堂 藏板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能。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

聖人終是不足

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新安陳

氏曰。是亦過人欲擴天理也。○林次崖曰。脩身尚有許多事。天下尚有許多人。非容易可了。必兼應物處

事。接人言之。方備。○呂晚村曰。有謂身正。進一步講

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

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即

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

更進一步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

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

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

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大全小注。詳字貼皆字。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

○按愛人治人禮人。大端備矣。本文皆字。雖是推開

○

○

○

○

○

○

亦只是人有衆寡事有大小理有精粗故下一皆空以見其自治之當詳耳若於三者之外另求自反則上節道理有欠缺矣註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未嘗曰如不親不治不答之類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未嘗曰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之類是也故知自治益詳只在三者之中說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雙峰饒氏曰爲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警堂藏板

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

翻抑永言配命正是自反之實功正身之實事多福自我致之便是天下歸之效驗此處引詩不重自求自學與仁則榮章不同輔氏以自求映自反牽強不合○得天下係於我之仁身正故也失天下係於我之不仁身不正故也上章之推言是推言不仁之福就末流而推言之也此章之推言是推言正身之本就根源而推言之也故亦以爲承上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

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

○大全小注本於身乃恒言之所未及。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于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呂晚村曰三句魚貫而下身守本始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獨人有恒言是人之所常言不是恒人之言。悞作諺語者非惟是恒言所以皆曰。不是恒言先安排箇次序在這裏由天下而說及國由國而說及家。故註云未必知其言之有序故推言之是有序亦是孟子推出來與人看本字在字便有本立於此而推其事爲功化於彼意豈恒言之所得知至家之本在身。

朱子與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天

近譬堂藏板

一句則又因其已及而推其未及蓋必推至於身上二句之推言乃盡而天下國家之言乃真爲有序之言也故如本文順說則身爲家之本統上文總說則天下國家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矣孟子二氣急聲到身重在總承一邊方是承上章而推言之意。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

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六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論類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論大全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郤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慶

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
正其身所爲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
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
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
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
君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及服人則近而公
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羣黎百姓必怨謗則爲留礙四
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懸之私思
養其家也行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
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雙峰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
頭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蔡虛齋曰
爲政不難蓋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廣祿爲患
而不規其本之不脩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徧及
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
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教自然無遠弗
屆矣爲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知爲政不難一
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張卓菴曰巨室就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三家
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強藩巨鎮不可得罪則君
益驕而臣益驕矣○陸稼書曰說叢謂國與天下之
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乃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必
國與天下之慕然註明謂巨室爲國人素所信服看
來二意可兼用蓋君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
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

按爲政二字固即是要德教沛然之意然不難二

字却只指不得罪於巨室一句蓋戰國之世諸侯失

德巨室擅權即要行德教先爲巨室所阻撓便行不

得不知此但不能先正其身以爲之本若能正其身

自不至取他怨怒而不得罪于巨室矣到巨室之所

慕以下文法便一氣捋下○若世篤忠貞之人豈有

因人君身不正而便怨怒之理况戰國時之巨室更

無世篤忠貞者乎孟子分明因戰國之時權操巨室

空講治國平天下王道於此處不能打通却成擔擱
故孟子特下此句以破當時人主之感要其不得罪
道理只在脩身進賢退不肖與廢立生殺等事無非

身與政關切處禮以約束之恩以固結之正是身與巨室關切處一正其身而此等皆該之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也

謂類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全不論是非只是以力論○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居上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勿齋陳氏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天德者便能回天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殺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彼則統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呂晚村曰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夫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為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林次崖曰：有道之世，論德而不論力；大德大賢，則居上位，而小德小賢爲之役，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相役使耳。○王觀濤曰：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爲理所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爲勢所不得不然。

攔天下有道三句，只是追慕其盛，預矚以德回天之說，太早。大德大賢，自指天子，小德小賢，自指諸侯。與下大小强弱，俱指諸侯者，正不必一例。以有道無道，先不可一例也。德賢一也，德以實得言，賢以品地言，得於己者，有偏全，故有小德大德，賢於人者，有高下。故有小賢大賢，大小以土地言，强弱以甲兵言，亦有大而弱，小而強者。故既說小役大，又說弱役強。○有道之天下，勢隨理轉，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固理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也。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故小弱見役於強大，固勢之當然，原不論理而理即因之。此理在勢中者也。故朱子謂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分貼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勢者非。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由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卽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世下

哀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顛爲是異言。橫道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蕭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爲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爲有命。絕物卽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按引此只重不能令而能受命。以順無道之天。涕出只帶說不重在說。他知耻上集註甚明。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殷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蔡虛齋曰。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一節。是順天者存事。今也小國師大國一節。是逆天者亡事。故集註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云不可得也。言必不免於爲人役。否則必有危亡之禍。○顧麟士曰。集註不可得也四字妙。正解是猶弟子句。先師先字勿泥。

按此節有今也二字。字作起語。蓋對昔之景公而言。見昔之景公不能役人。能順天以受強大之役。今也小國師大國。則不能脩德反弱爲強。乃耻受教命。豈可得免於受命乎。耻受命只對景公。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一句景公正是能受命。此正是不肯受命。不但免人役而且將有危亡之禍矣。兩節一氣順看者非。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爲吾役矣。○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辨按上兩節皆有耻意。與此耻字不同。景公之耻。恐辱含羞之耻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之耻。忿怒暴戾之耻也。雖有剛柔之不同。而一點羞惡良心。終不可沒。何也。人皆有之也。故此節耻字。實以羞惡之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語

近譬堂藏板

心點醒之。○如耻之。只從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句作轉關。文王是以諸侯而行王政者。故獨舉來說。以勉當時之諸侯。○前只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此下却不講順天。只講脩德以回天者。非又一箇意思也。有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合。如聽命於賢德。是天心本如此。氣化也就如此。變之無庸變者也。無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違。如聽命於強大。是天心本不如此。氣化却如此。變之不可不變者也。惟氣化衰故人。事失而人。事果得。則氣化亦可轉衰而爲盛矣。此回天之氣化。實有當於天心。若相反而實相成。故逆天乃爲順天耳。○大國如秦楚。小國如燕趙。若滕薛之小。孟子但許之爲善國而已。不能便爲政於天下。朱子亦嘗言之。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課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辭類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同 大全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各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各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蔡虛齋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只做孔子說好仁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處或曰孔子尊周平時未嘗有此立言曰據詩天命靡常言之何傷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說當時故此條集註曰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事○自此以下集註皆言脩德至章末又兼行仁言蓋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脩德卽是行仁也○林次崖曰此正明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爲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德句詁下二句又放開說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按脩德行仁以師文王處孟子也不與時君深講蓋彼無志於師文王空說也無益故此節引詩及孔子之言只言文王能行仁便爲政於天下之效商之子子般士皆轉而歸周便是不役於強大而強大反爲吾役之驗此節是旅動之下節又嘆惜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美

近譬堂藏板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類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全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爲强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者是也

按集註欲無敵於天下應前耻受命於大國而不以仁應前師大國而不師文王蓋以當時人皆般

樂急毅而不恭，條德行。仁必爲強，夷那從否，則自取敗亡矣。此折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祇可順無道之天而不能挽無道爲有道者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便猶執熱而不以濯，可見無敵必在於行仁矣。雖亦反言以決，必當行仁。然觀未引詩言，畢竟嘆惜之意。居多，蓋勉勵一回，又嘆惜一回，愈見孟子爲當時人君剴切處。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大鈞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旣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峰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心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爲安。雖菑自以爲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林次崖曰：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正是說不可與言處。遂承言不仁，惟不可與言，所以至於敗亡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去危而卽安，去菑而趨利，去亡而圖存也。何至敗國亡家之有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未亡也。

○蔡虛齋曰：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何分別？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今或持身不謹，婦子嘻嘻之類，危也，而不知其爲危，是安其危矣。和氣致祥，乖

氣致蓄今或上下昏亂天失物情之類蓄也而不知其為蓄是利其蓄矣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今或滅德崇邪凶暴淫虐之類此所以致亡者也而不知其能致亡焉是樂其所以亡矣大槩安其危必利其蓄亦必樂其所以亡者蓋方以類聚必然之理

按開口不仁者可與言哉一句喝破總是嘆惜其不可與言惟其不可與言所以自取破亡之禍望其聽言之意在外在本文只是反覆嘆惜之意居多○安其危而利其蓄要者兩其字樂其所以亡要看其所以字蓋雖不仁之君亦未有以危為可安蓄為可利亡為可樂者而無如其所以為安利樂者即其所以危蓄亡者也末二句非謂不仁可與言便不亡國敗家子正決其必不可與言以嘆息之○或曰常解俱謂有孺子以下望其聽言而子之為說如此豈不許不仁者有回心轉意之時耶曰只為章首不仁者三字不得煞予但稍有一點仁心便有一點明智斷不顛倒錯亂到安危利害樂其死亡田地孟子亦斷不以不仁者絕之只看戰國時如此者甚多雖孟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千言萬語誰人信來後來直至敗亡為秦所滅而不悟孟子有以見其幾故嘆息之如此看下文說自取亦只說自侮半邊見自作之孽不與生活至福之自取半邊更不說及亦可知矣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圖大全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鄴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人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辨按總註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上一句只陪起下一句非以孔子為心存有以審夫得失之幾者對着那當時人君子為存無以辨於存亡之著者引孺子之歌只是濯物自然之理引孔子聽孺子之歌乃是清濁自取之意孟子引來只在自取二字以起下自侮自毀自伐而嘆其自作之孽必取賤亡無可辭也。孺子却非見清纔想到濯纓是濁纔想到濯足乃濯纓適惟清為可濯足適惟濁為可孔子因他可以字便見是清濁之自取非清則不濯纓矣非濁則不濯足矣。即將孺子意看得與孔子一般者非是。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自伐而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按三句皆見自取之意人家國不必分三樣人說人君一身亦有召侮之理有國即必有家如上言亡國敗家是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利樂得失之

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卽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明哲得失之幾微。卽能審察之。審侮毀伐之幾於自取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遇人欲也。○蔡虛齋曰。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著字言。心存者。但於事理得失之微處。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辯之也。曰審曰辯。二字亦不可易置。

○攬心存。則是仁者矣。自有以審夫得失之幾。而有以得安富尊榮之實。所謂福之來。皆其自取也。心不存。則是不仁者矣。必無以辨於存亡之著。而有以致危菑敗亡之辱。所謂禍之來。皆其自取也。其實通章只說不仁者言。至末皆言禍之自取。朱子總註。但論其理如是耳。○玩此之謂也。則引詩只重自作孽句。以証上自侮自毀自伐時。解謂上自侮等。見不得歸咎於人。此自作孽。見不可諉數於天。意亦恰當。然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早

近譬堂藏板

作一。氣詭較自然。孟子本未嘗有意分別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簡其力而不盡。此類

之謂也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蔡虛齋曰失其民也失其心也要說得兩樣失民謂無民民皆離叛而去也。所以去已者以我之先失其心也。呂晚村曰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首節是上感下第二節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辨**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兩所字便自民心中出來與聚勿施如其心以予之自得其心矣得其民斯得天下便是有人此有土得土得民心斯得民便是有德此有人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學

近譬堂藏板

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辨按欲與聚惡勿施所謂仁也得其心而身有不歸者乎民之歸仁並承上得心斯得民說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總形容他欲歸之情分就下為性之便走壙為情之樂者亦可不必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鸚也為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鸚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彼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鸚也

異蔡虛齋曰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為淵

淵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

辨捩民之歸仁自是所欲在此原無待於敵况又有

為之敵者則所歸為益速矣故字雖是承接之語却

是進步之辭。獮原不為淵計。鸛原不為爵計。桀紂

本不為湯武計。然本無此意而却有此理有此勢有

此機有此情孟子極力言之

以鼓動當時人君好仁耳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已敵也特言其理

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

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

故秦為漢敵隋為唐敵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

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敵哀哉。蔡虛齋曰民心

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離也但戰國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望 近譬堂 藏板

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

之耳故孟子扼腕嘆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

諸侯皆為之敵矣

辨按戰國之君都是桀紂之不仁故諸侯皆為之敵

自是現成底只無有好仁之君出則民先無就下走

壤樂歸之情此敵之彼彼又敵之此為無用之敵耳

若說有好仁者諸侯纔為之敵則前此尚不暴虐有

好仁者而後暴虐乎故本句須要倒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同大全王氏曰艾以久爲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雲峰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辨按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王氏此說須補在求三年之艾句內若苟不志於仁正爲平日無積久之功所以當自今日志仁起若猶不志於仁終身無爲仁之日矣故直以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斷之○七年之病便是憂辱要死亡意求三年之艾便是須積久之仁以救之意時解謂民心既搖在急好仁以收之與下文不貫不可從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墨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各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林次崖曰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自今天下之君至末凡三條皆是拳拳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爲也二條言爲仁之晚而猶可爲也三條嘆人之莫肯爲仁也意思恍惚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覆嘆人莫肯用力於仁也辨按此之謂也正指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說亦是爲當時人君志仁者少將有死亡之禍故引詩以致嘆息之意夫以諸侯皆爲之毆之時而不肯好仁以收之而反自陷於憂辱死亡此孟子所以深致其太息也○時解謂前引誰能執熱之詩以喻如火益熱此引載胥及溺之詩以喻如水益深取意雖巧非孟子本意執熱自喻欲無敵於天下及溺自喻君身死亡不必牽紐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畧

近譬堂藏板

語類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爲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爲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問向所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曰。也只是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

同林次崖曰。蒙引曰。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禮義字面淺。仁義字意深。且全愚謂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
辨按禮義仁義。總是吾性自有底。自有者而必詆毀。

之固是自家暴害了。自有者而必怠棄之。亦是自家棄絕了。不可謂自棄一種。猶好。似自暴一種。人不信不爲繼之一下。愚不移而已。○只一箇道理。喚他做禮義。得喚他做仁義。也得此等處。不必苦苦分別。次崖謂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此說較勝。虛齋蓋自家暴害自家。先是不仁了。不消更說非仁。故只說言非禮義。自棄者始。猶知仁義之美。本體未全失。然到底自謂不能居仁由義。體用也都無了。惟義內兼得禮義。故下只申言仁義。時解謂禮義非實落字者。謬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語類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墨

近譬堂藏板

辨 按仁也有體有用。義也有體有用。而以仁義對言。則仁爲體而義爲用。故人之安宅以所居言。人之正路以所由言。曰人之安宅。人之正路。正就人身上實落指點。非借喻之辭。既是人之安宅。正路何爲而壯之以不信絕之。以不能乎。喚醒暴棄者。最爲真切。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或問 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同 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

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蔡虛齋曰：曠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饒氏說。

異大全雙峰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

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頭。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

是可哀也。○新安陳氏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

猶知天理之為美。特甘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聳之。猶致望之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

可不猛省也。○按暴棄者。皆以仁義之本有而自絕之。蓋自暴者

氣強絕以急。自棄者氣弱絕以緩。一箇剛惡。一箇柔惡。絕望則皆絕望矣。開示則皆開示矣。饒氏陳氏

以後二節。單承自棄者說大謬。彼但見承居仁由義而申言。

仁義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吳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雲峰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

為之當然。○蔡虛齋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人及思以道術易

天下者也。此意最要。看明白。○親長在人為甚邇。親長是人。如何喚作道。中庸不云乎。父子也。夫婦也。君

臣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形色天性也。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親長非道之所在。而何。○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事。就行道。上說。○呂晚

村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人。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曰耳。○人人便是天下親親長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由簡景象。各日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釋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異

近譬堂藏板

釋按若謂道外又有簡事。便是岐而二之矣。事便是爲此道者。南軒以親親長長爲道。天下平爲事。大謬。○分明說道在邇。事在易。兩在字極其實。落卽照下。親親長長立言矣。若謂親親長長亦費工夫。推言之。正自不邇不易。則非孟子之意。蓋親親長長卽存許多工夫。亦只在求字上要滿足。非道事遠難也。時解謂以天下平爲遠難。則不可者。亦只見得一層。未見得兩層也。論天下只是人。人之意。平字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天下平之道。與事原不在親親長長之外。謂爲遠且難。固不可。然由一人親親。以至於人人親親。一人長長。以至於人人長長。則至邇至易。而遠與難。皆莫能外。然後知徒求之遠難者。欲天下平。而不可得。則以道與事原不在故也。如後文言。近指遠。守約施傳。便是該得遠與博。非截去了一章段。
禎按上章爲自暴自棄者發。此章爲妄意高遠者發。指示一對。愚不肖者。能一對。賢智者。說俱爲道術。而亦謂其道術可平。天下平。遂指當時人君。蓋好爲遠難之人。

下自平矣。看外親長以言道者能平得天下否。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吳

近譬堂藏板

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凡呂氏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爲己，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爲善，而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爲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存諸身也。其以知至爲非思勉之所及，亦過高之失。

問大全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
虧矣下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
心不誠是不曾實存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
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
不誠矣。

同慶源輔氏曰人就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
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誠不知善之可爲
然不能卽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或未必真
矣○新安倪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卽所以明
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
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三字中矣○呂晚村
曰首節從事勢揆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
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
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
明耳。

陸稼書曰首節未嘗無致驗在內然只是逐節遞
推之驗游氏註預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吳蓀右
曰此節孟子所述之意與中庸不同彼一句有一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晃

近譬堂藏板

素定此只歸重誠身上。

問抑本節雖逐層遞推下來而其實法到誠身明善
則誠身以內之功也若獲上之道只在信友信友之
道只在悅親悅親之道方在誠身則是有三箇道理
何逆理之多乎况爲獲上而始求信友爲信友而始
求悅親全是計功望效不誠心腸而猶謂至誠無不
動乎中庸素定亦只要素定此誠與孟子引言正是
一般陸稼書看本章不貫吳蓀右看孟子與中庸亦
不融道理吃緊處故再辨之詳見中庸○如陸說則
反身要誠單貼悅親矣註解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
善之心有不實概指爲善要誠而不單指事親要誠
何也朱子不引游氏註於末節而引於此節正爲上
三箇有道都注到末一
箇有道上來萬勿支離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語類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舜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存以實之始得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專人道之當然也○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蔡虛齋曰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下不應彼此不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辛

近譬堂藏板

按在天之理固無不實然此是上一截話就本文誠者天之道言却只是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就人所得於天之本然而言也思誠思字朱子只以欲字解之語類亦云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則此思字該得工夫甚廣思欲擇善思欲固執皆思誠之功也孟子爲上說誠身明善四字此只說思誠二字以括之朱子因門人之問恐其單把明善當了思誠故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無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又自有工夫在曰明善固所以思誠則已該明善矣曰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則不得單以明善當思誠矣因此而以明善割開在思誠外者未得其旨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

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

心焉。

評類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只是既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能感動得人也。復又言孟子於義利間，辯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雙峰饒氏曰：人要爲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交驗如此。若說誠身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至

近譬堂藏板

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雲峰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卽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也。○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爲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譬上信友悅親而言也。○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爲表裏。曾子于思，孟子之相爲授受者，益不可誣矣。○蔡虛齋曰：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卽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卽親友君民也。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善其本也。思誠爲脩身之本，明善又爲思誠之本。小註之說有理。蓋思誠與脩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思誠卽是誠之。此猶云孝弟爲仁之

本。孝弟本是仁之一事。然孝弟則其本也。脩身必本於思誠。不思誠無以脩身矣。思誠必本於明善。不明善無以思誠矣。

異呂晚村曰：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按思誠之功至於極處便是至誠。至誠更有何不勳。呂晚村謂中庸至誠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工夫。諺愚謂纔到至誠便已自然，所謂到能化不必更問他是致曲中來也。○或疑總註分明云：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子何為從雲峰虛齋之說而異於朱子耶？曰：此正發明朱子之意也。思誠為脩身之本，豈是思誠了然後脩身以思誠正所以脩身。但脩身玉夫潤，思誠之戒欺謹獨為脩身之最緊切處，故曰思誠為脩身之本。然則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亦豈是明善了然後思誠亦以明善正所以思誠。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堯

近譬堂 藏板

思誠之工夫亦多端而明善之格物致知又為思誠之最緊切處，故曰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也。若如今人把明善看，在思誠之外，則通章當重明善而祇歸結於一誠何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爲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按兩箇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文王養老之政已政能感得動二老如此便有天下歸之勢矣○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不負文王之養然此等意都不重且是後來語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五

近譬堂藏板

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同雙峰饒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只是年老而已○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爲此以圖天下有爲而爲所謂私也文王之爲此則初無所爲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

然之應爾按天下之大老是鄭重之辭而歸之內便含有難必其歸而竟歸意可見文王養老之政深入二老之心即無不深入天下人之心而何不皆歸之有若謂天下之歸因二老之歸纔歸則是有所做做景從矣反成滯見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蔡虛齋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老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

異王觀濤曰行文王之政泛說包養老在內。按孟子後章亦言二老來歸其所云養老之政不過五畝之宅一段下只添得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一句耳。夫五畝之宅之云孟子所告齊宣梁惠王道致王者及言養老亦不外此則知本無二事也。看此章上言二老就養天下皆歸此便直接行文王之政必為政於天下矣。可見蓋仁政重養老則養內便含教意是孟子一生本領。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善 近譬堂 藏板

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辨按此節引求之附益季氏之富為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緣起至強兵之罪更甚於富國又進一層語逐進說下更有情緒或即以此為通章之例非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

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大全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本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異張彥陵曰前節是例此節是案下節是斷○王觀濤曰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者之刑

辨按富國末有不傷民財害民命者但未若強戰者殺人之慘耳棄於孔子中間已含有罪案在○此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壹

近譬堂藏板

由富國說到強兵以見其罪惡之極故下節先著善戰之刑而次定富國之刑罪雖有輕重而其為民賊則一也即罪定刑是孟子不爽毫髮處時解只以強兵作主者亦未是○或謂強戰之罪甚於富國者只在殺人二字故加兇字以甚之愚謂富國非不殺人也孟子所謂以挺與刃以刃與政無以異者但未若爭地便盈野爭城便盈城有肝腦塗地之慘耳此一人之死不足償萬人之命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

善戰如孫臆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論問如李惺盡地方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爲已物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惺盡地方商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爲可罪也。

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用。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然遂澮一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奕

近譬堂藏板

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刻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爲大功。而先王以爲大戮。治世之所誅。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道。以遏人欲之橫流也。○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遏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道之衰。可知矣。○董氏彝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顧麟士曰。兩次之猶云。卽次之言。皆有罪也。不是怨之之辭。

辨按此輩都有一箇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一段說話在人君不肯當道志仁而但欲富國強兵者皆是若輩引導之故孟子原情定罪確然分箇差等斷不寬饒也或疑人君爲其所動亦是志在富強然後此輩得以乘機而進孟子何寬人君而重責人臣也曰人君用之以殃民不旋踵而敗亡隨之孟子前數章反覆嘆惜盡之矣乃爲若輩所悞至死而不悔則若輩之罪當何如哉○第一箇次之斷指次於上刑只對善戰者說蓋連諸侯一種上文未立案以他爲善戰者助虐而未親身殺人這箇罪案只帶在善戰者一例內這箇次之亦只帶在服上刑一例內勘問他辟草萊任土地者自以爲有功無罪而不知其富國害民故另以一箇次之定其刑也須知孟子亦只就當時賊民之罪而定其刑如此若論辟草萊任土地者開阡陌而廢井田壞三代之良法殃萬世之人民較善戰者之罪爲更極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矧中正則眸子瞭焉矧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矧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蔡虛齋曰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露者也

異蔡虛齋曰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主觀人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

者但莫良於眸子耳。

辨按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是就存乎人之一身者而言他自是一身精神發露處至真而無偽所以為良你就不去觀他他何嘗不良來蒙引即貼觀人說非是○眸子之良正在不能掩其惡上○眸子其眸子也惡即其惡也在人之有惡者未嘗不欲再番掩蓋而無如眸子自不能掩其惡矣○此惡不必是有形之惡只是心主於善心主於惡有諸內必形諸外○眸子便有瞭眊之不同故正不正曰留中○胸中正四句不只看重不正二句方是不能掩其惡蓋不能掩其善亦未嘗不可觀人但人之欲偽為者多在惡半邊故下焉度註貼不容偽為說。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五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詳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眸子蓋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論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予是哉○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按**聽言自是觀人常法孟子此章單著眸子之良以見惡莫能逃朱子會得此意故謂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不容偽以聽言猶可廋觀眸子則無可廋也笑入聽言是從常法帶說將來南軒謂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仍以聽言為主而以觀眸子為輔矣也孔子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都在行事與行是事之真心上看與聽言何相干涉又須知孔子觀人之法是以惡者易見善者之真偽難知故逐層細密向內

去孟子觀人之法。是以善者原不掩藏而惡者多欲偽為於外。故只就精神發露之真處看去。各存富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語類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眾人

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眾人

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

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秋，要之聖人與眾人做

處，便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圖 大全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

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

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

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

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堯

近譬堂藏板

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驕侈之欲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蔡虛齋曰：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林次崖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不可作實德實事說。不侮人奪人，只是恭儉之所為爾。

圖 恭者儉者，字當一頓。既是箇恭者，必其有敬察之心，而後有辭讓之節。既是箇儉者，必其有檢束之志，而後有節制之行。不單靠不侮人為恭，然而必不侮人矣。不單靠不奪人為儉，然而必不奪人矣。即其夫相反者，以驗之也。只為當時多侮奪人之君，而猶

假冒恭儉之德故舉來說以覈其真見彼不過以聲音笑貌爲之耳非恭儉也。○聲音笑貌在外者也不侮不奪亦只在在外者也。然恭者之不侮儉者之不奪惟是曲中發外之不侮不奪故軒然確然生平絕無侮人奪人之事若不侮奪於此而或侮奪於彼不侮奪於大而或侮奪於小不侮奪於平時而或侮奪於一事則猶是僞爲恭儉於外者與徒爲於聲音笑貌者雖有高下之分然而非恭者儉者之不侮不奪也。○頑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一爲字是多少裝點多少做作想當時人君僞爲恭儉之言僞爲恭儉之態被其籠絡者也。○道他是恭儉置平日侮人奪人之事於不問似亦自謂可以裝飾得來矣孟子却以懼恐不順窮他侮奪之真情而以聲音笑貌著他僞爲之末節底裏盡現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卒

近譬堂藏板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

大全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入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

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肯乎經者也。○蔡虛齋曰。遠別二字。是連綿字。非遠乎別也。猶云辨別也。或云。遠嫌別疑也。亦通。○林次崖曰。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髡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墨 吳蘇右曰。此正是髡諷孟子本意。夫子之不援。詩其不從權也。從權不但見諸侯。便有舍所學之仁義。而從當時之功利意。

辨 本文夫子之不援。何也。是坐觀其溺。不肯去救之意。則只指孟子不肯枉道從人說。未講到援之之具。當舍仁義而從功利也。但不單指不往見諸侯說。則自有理。蓋孟子之不枉道。固不輕見諸侯。卽或有聘幣之招。先迎之禮。孟子見之。亦多退而少進。如在梁齊終無所建立而去。是也不援。卽後章各實未加於上下之意。可笑這班人。不怪人君不能用聖賢。只道聖賢不肯援天下。如其說是權變之中。自有妙法。亦稱之中也。存仁義。不過只是一塲鶻突。故孟子以

徒手責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附大全朱子曰古人所以拯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

宋氏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空

近譬堂藏板

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論乎辨揆援天下以道枉道求合則先無下道矣故曰失其所以援之之具○不是說嫂可手援天下必須道援只是嫂溺援之以手手與道而俱在也天下溺而徒以手則手在而道已先失矣子欲手援天下乎只是說子欲使我以徒手援天下乎不是說以援嫂者是援天下援嫂與援天下都一箇道但有大小之別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釋按：君子之不親教子，自是一定常法。觀下古者二字，可見然此亦爲常人之父子。而設蓋子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不親教則不肖者可以優游變化，不至傷思。而賢者亦無失其爲賢。親教則賢者即未必有損於賢，而不肖者有傷恩之事矣。故古人必就大槪立法，始無偏弊。耳只看孟子勢不行一段，說父責其子，便說子責其父，豈非不肖之至乎？賢子安得有此。說箇勢不行，便是心也要教理也。當教情也。可教但勢恐不行耳。勢是爲愚不肖之勢，所屈不得不。易教以全恩，非父之勢不行於子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奎

近譬堂藏板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附大全朱子曰：易子而教者，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釋按：易子而教，只重己之子受教於人，不重人之子亦受教於我，不親教則全父子之恩矣。又得他人之教，則亦不失其爲教矣。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剛大全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慶源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有所為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柔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雙峰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勅之而已○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于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畜

近譬堂藏板

泛論之見父子之間原不可責善父責子至於離子責父亦至於離故責善但為朋友之道師弟亦只在朋友一倫中但師其尊而專者耳故以責善之任寄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身為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剛大全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

在於誠身同意。○王觀濤曰：事字非行事之義，乃承事之事。○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處。於道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歸重不失其身上。
後為虧體也。纒虧體即辱親矣。更講甚事親之孝。因之說最好。知此則下只說養志已該得守身矣。說守身却該不得養志。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蔡虛齋曰：孰不為事事之本也。此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呂晚村曰：有謂次節只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雜學上

奎

近譬堂藏板

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木字。纒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辨按大是聽眾事。衆守中間。比較輕重。而此為垂大耳。本是由此可以及彼。而彼之必由於此。故此之為本。而彼為之末也。事親事之本。只就事上說。守身守之本。只就守上說。只完首四句見所以為大之意。下舉曾子養親能養其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方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之意。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癸

近譬堂藏板

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雙峰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葢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諭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見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觀子志不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一欲食間尚體承親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蔡虛齋曰人子養志其日

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側耳。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曾子養曾皙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而必粘着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贅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其義精矣。○林次崖曰。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爲事親而發也。○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耳。曾皙志在反物。意思甚好。曾子爲能體之。故謂之養志。凡父母之志所欲爲。如曾皙者。皆將順以成之。是亦曾子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庶可盡其責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卷

近譬堂藏板

以飲食正是極輕微底事。曰必有必請。必曰有則一飯之頃皆必先意承顏。體貼親志之所在。况其大者乎。此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無往而非養志者矣。如此則虧體辱親不能守身之尤。非養志者所敢由不待言矣。不更舉守身來對說。正以包在養志之內。若謂曾子自是能守身者。能養志纔是他能事親。則已分而爲二矣。陳新安亦正是以養志包守身說。非另添出不得。悞看。

頑拙守身方能事親。而事親之事更有許多般。至於養志則真無微不至。而與親無毫髮之間矣。如此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直一以貫之矣。此其所以爲天。此其所以爲本。而守身事親更不必分爲二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補義

明道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

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衰矣○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曾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介甫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矣

近譬堂藏板

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爲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

補

按註云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

必舉曾元排詭正見若曾子乃不可若曾子便不可程子發明孟子止曰可也之意固有味但本文不是許曾子之事親爲可也說人子事親若曾子乃可意亦微別○事親若曾子則能養志矣能養志則能守身而不虧體辱親皆在其中矣天下尙有何守之或

失而何事之或缺也。○陳新安不是分前後為兩批。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則但為事親之本。而非以之。盡事親也。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則既盡養親之大。而守身在其中矣。此孝所以為天經地義。而光四海格神明者。皆在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堯

近譬堂藏板

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

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語類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宜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己將出師先有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人不足與適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舉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峰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呂晚村曰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異 蔡虛齋曰格字不是着力字是我本身無所不正致使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焉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辨 按首二句是預透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句在先說不然人何不足適而政何不足間也能字是大人真實本領工夫不是着力字則謬矣大人領如此若謂格字全無工夫在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者積於無形無聲之地者見於有思有為之際者大人正是全副狀而已者見於有思有為之際者大人正是全副

狀而已者見於有思有為之際者大人正是全副

工夫着力耳。虛齋說未當。人政是指其大者而言。以格心對之。則皆其末焉耳。若莫不仁莫不義。更該得濶。不止人政。而人政亦在其中。君仁君義。即是君正。莫不仁莫不義。即是莫不正。不曰君正而國定。而曰一正君而國定者。歸根於格君心之非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遂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己。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至於失人。呂晚村曰。註中脩己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嘆也。二義中。又脩己為重。

異雙峰饒氏曰。譽雖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王觀濤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

辨

按毀譽自與論語一般看。安得有兩樣毀譽。譽已

揚人之善。而過其實矣。然亦因人有是善。而揚之。但過其實耳。是稱可虞之譽也。今全無是善。而忽然稱揚。竟出此人意計之外。豈非不虞之譽乎。毀已稱人之惡。而損其真矣。然亦因人有是惡。而稱之。但損其真耳。是稱不全而毀之也。今全無是惡。而忽然非詆。竟與此人之自脩相反。豈非求全之毀乎。俱較孔子所言之毀譽進一層說。故下兩有字。見此本理。所不當有。而竟存之矣。兩有字。語氣極其危悚。若不以毀譽依論語作過情看。而但以不虞求全當了不實。則此等毀譽。盈天下。皆是除是聖人。纔見是非之公。蓋

子不應下而有字矣。集註毀譽之言未必皆實。是大概之辭勿快看。
其不全若說向外面去。只求全人之議論。則希世之矣。術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大全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按開口說人之易其言也。自是為易言者發矣。只因人好易其言往往有失而不知改悔故孟子嘆之。以為此第未遭失言之責故耳。玩耳矣。正是嘆惜之辭。亦正是責備之辭。或謂為喜其無責者發。或謂為惡人責備者發。皆非語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朱氏公遷曰為好為人師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之

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之

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况可為人師乎。呂晚村曰。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為聖賢。盡人道。若好為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為人之自為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
○ ○ 抑只是這好底一點念頭不好。是根源上先自足了。見我。可以有餘及人也。根源上亦先自不復求進了。以人無復有加於已也。故人之患三字。非為師之患。而為學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 ○ 抑本章只責樂正子來見之遲。未責他從子敖之非。而章首即冒以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一句。為樂正全身立罪案也。此一句中。有出有入。樂正子之從子敖。為之齊。而從非他。存竊附黨援之意。此出意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藏板

然非子敖從於樂正子之齊。而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則雖非慕勢。亦為失身。此入意也。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王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 ○ 如全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蔡虛齋曰。

要看集註又不早見長者乃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此言只是責其見遲而其責則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得其實矣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告

近譬堂藏板

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不可向也。蔡虛齋曰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辨**按陳註謂其好善而篤信之愚意謂樂正子當下能聞孟子之善言而好而信則可因此而謂樂正子能盡得善人信人之分量則不可好善而能篤信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見子敖一種人不知如何似探湯一般安肯從之謂樂正從子敖而遂為不善可為之必其無也謂樂正從子敖而猶為實有諸已而信不敢必其然也此所以為二之中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同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予嘗考於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爲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舖啜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爲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曷爲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

語類問樂正子從子敖之齋。未必徒哺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壹

近譬堂藏板

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雙峰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爲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辨按語類云。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則舖啜自是實事。所謂借其資糧與馬之便也。聖賢非義非道。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是何等嚴謹。以此而不擇所從。却正之罪大矣。但玩徒字之意。孟子雖非有意諒他。爲逢迎之術。子進之階存。不但舖啜而已。而樂正子徒然舖啜。此外固無事也。然舖啜至末之事。不遇徒然爲此便也。失身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愈不容寬矣。故下以學古之道提醒之。古之道何其尊。舖啜之事。何其鄙。學古之道。豈爲舖啜計。而以此舖啜以

字。着力。正。見他。自。輕。自。賤。處。平。日。止。知。其。學。古。之。道。也。今。日。忽。見。其。以。之。舖。啜。也。真。是。由。自。意。外。故。曰。我。不。意。○或。曰。樂。正。即。徒。舖。啜。似。與。學。古。之。道。無。涉。而。子。重。講。以。字。何。也。曰。尋。思。予。敖。所。以。肯。携。帶。樂。正。之。來。必。是。以。他。不。日。學。古。之。道。之。故。故。孟。子。特。下。箇。以。字。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尙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懦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者惰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拂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義

近譬堂藏板

中最爲不孝之次者○雙峰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辨按此章原是論義之積者雙峰說最善發註意但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多是爲家貧之甚不能備六禮或亦有不得乎親而然者饒氏因下節舜不得乎親遂單指此爲不娶之故猶恐未是至以趙氏爲意度之說則孟子不孝有三三字竟無着落斷以輔氏爲正○此節只是爲舜事作引起非以下節証此節

受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以問 范氏之說本孟子正意也。程子之說又推明其一說，尤見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其於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也。

精義 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王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要，雖常人亦不肯爲。執謂舜而爲之，舜不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可也。若不如此理會，但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此因爲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七

近譬堂藏板

爲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同 大全新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爲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爲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于世教也大矣。○林次崖曰：不告而娶是舜善用權處，以繼嗣與稟命較量，則稟命輕而繼嗣重。稱量之知所重在此，不拘於稟命之未備，以全宗祀。大事是謂舍輕而取重。此不告所以爲猶告。
辨 按後章告則不得娶，又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則分明不告而娶，何碍至既受堯命而後告，自不必說。程子堯得以命瞽瞍，恐亦既妻舜而後命之。朱

子不容終不告而遂娶以歸亦是以理決之如此按孟子云帝館甥於貳室與九男事之於外二女女之於內恐與平常娶婦情事大不同蒙引謂舜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其理甚正但孟子之文必有來處如此章非爲戰國時妄言辨也或者瞽瞍允若而雷母做弟未必盡化則告不得娶事亦有之要之此非義理重處不必深究但權而得中自是發得聖人心事出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五

近譬堂藏板

或問實之爲精實何也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僞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爲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爲實可矣謂理爲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僞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僞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爲不僞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僞爲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爲得之耳

語類

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義是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一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五

近譬堂 藏板

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各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實。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又曰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直是如此。實問仁之實事親是也。切謂實者是事親得其驩心。當此時直是和悅。此是實否。曰不然。此乃樂之實樂斯二者之事。想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向亦會理會之實字。却對得一箇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乃華也。○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事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問事之當為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問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是那良知長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日從兄。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

大全覺軒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爲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氏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言其理一本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爲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蔡虛齋曰：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乎事親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七離婁上

今

近警堂藏板

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在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箇實字。有生道焉。○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四句全是貼仁義之實。二句不可以爲該智之實。以下朱子分作五段。故小註以爲此章之言一經一緯也。○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又云仁人之安宅云云。又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每只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爲兩段。解總註亦然。

按華實之論。朱子發之盡矣。但實字。雖卽有子孝弟爲爲仁之本。本字。然亦微有不同。本對末而言。大概說。是根本實對華而言。是就他骨子裏說。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則事親從兄皆屬之仁之實矣。而孟子獨分仁義言者。以有仁纔有義。有事親纔有從

兄統言之則仁可包了義從兄亦分事親之愛以愛
之雖皆屬之仁可也分言之則仁是愛底意思義便
有敬底意思事親豈無敬然畢竟愛可包了從兄豈
無愛然畢竟敬可包了故仁之實是事親義之實是
從兄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當愛便此箇愛莫先於親故只是仁更用義是當愛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全

近譬堂 藏板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
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
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
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
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

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為主而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為知斯二者柄謂仁義二者之中又當以仁為主蓋仁者愛之理愛之得其當則義也曰義却是當愛不當愛○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存其他底○問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知其實知斯二者禮知似無專位今以四德言却成有四箇物事曰也只是一處如此說有言四箇底有言兩箇底有言三箇底不成說道他只說得三箇遺了一箇不說四箇言兩箇如扇一面青一面白一箇說這一邊謂之青扇一箇說那一邊謂之白扇不成道說青扇底是說白扇底不是○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全

近譬堂藏板

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地把捉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愛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此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要常會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要常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

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

同大全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曰。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爲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是爲二。可知矣。又曰。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全

近譬堂藏板

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盪。手舞足蹈皆自然。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生惡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呂晚村曰。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仁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乃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爲害道之具矣。奚可哉。禮自禮。二者皆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即不懂孟子之言矣。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天下道理無不根

原於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盡於事親從兄真大顛頂矣

雙峰饒氏曰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于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迤邐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莆田黃氏曰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告

近譬堂藏板

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孰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林次崖曰此章五箇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為實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箇本領智禮樂之實却是為此底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辨按或以首節屬本心自然次節屬工夫言者是誤看總註當正解下節而不深究本章之原委也或以二節俱作本心自然而悞看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為智禮樂之道皆原於孝弟是不知智禮樂屬性在孝弟之先孝弟持仁義之發端為天下萬事發露英華之本不可為智禮樂之本也仁義之實發於事親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三

近譬堂 藏板

兒固皆出於自然智體樂固亦吾性自具而但以爲
 自然則亦有知之不明而守之不固節之不密而樂
 之不深者則孟子言此亦非徒聽其自然而能而朱
 子之補工夫爲多事也蓋嘗會而通之以吾性之本
 然而言有仁便有義有仁義便有智禮樂無少虧欠
 故仁纔發出來便是愛愛有當愛不當愛便是義之
 敬仁義之愛敬不知何以能然便有智在愛敬必有
 箇節文度數便有禮在此事原非勉强者也有樂在
 天之所以與我者本無不全而無可疑者也仁性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言愛莫切於愛親而仁性
 愛物之道皆原於此也敬莫先於孝弟而辨別一切之
 之違皆原於此也知莫先於知孝弟而辨別一切之
 是非賢否皆原於此也節文莫先於孝弟而辨別一切之
 節文一切之禮儀威儀皆原於此也樂亦莫先於孝
 弟之和樂而和順一切之道德功化皆原於此也此
 天之所以與我者智體樂與仁義而俱全而仁可以
 統義者太極包陰陽之謂也仁義可以統智體樂者
 陰陽包五行之謂也故仁義之精實惟在於事親從

兄而智禮樂之實亦即因之而無有異也然吾性所
 發之精實者在於事親從兄以良心之真切者無過
 於此故此爲最先若稍有私欲之蔽則不能知而
 弗去矣稍有過不及之偏則不能交得矣稱夫
 其本心自然之體則存身勉強而不能和樂矣此智
 禮樂之實雖與仁義而同具而仁義之實又必賴智
 禮樂之實以全之而非可聽其自然而巳也故孟子
 既言仁義之實又必言智禮樂之實以繼之雖只言
 其理之相因而功之不可缺者即於此而已見况必
 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其自見必
 定之次序昭然可考而非朱子有意增加之言亦可
 知矣○若只說智禮樂不外斯二者則智禮樂之實
 依然仁義之實可於上節後不必贅及此節矣且只
 當說天下之道皆原於斯二者更不必分別上節與
 此節矣須知不但不是智二者而巳禮二者而巳並
 不是智之實二者而巳禮之實二者而巳必知斯二
 者而至於弗去乃筭得智之實則所以辨別孝弟當
 何如之精明必節文斯二者乃筭得禮之實則所以

體行孝弟當何如之恰好到樂斯二者而至於手舞足蹈之不知乃筭得樂之實則是仁義之實必靠智禮樂之實做成了其實到做時那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許多英華都不外此非此但有其實而發生英華另一截做工夫也○發生英華雖非另一截做工夫然樂則生矣只是孝弟之意海然而生生惡可已亦只是孝弟之意暢茂條達即至於蹈舞不知亦只是蹈舞無非孝弟至其所發之英華自是仁民愛物尊賢貴貴以後事饒雙峰等皆悞以樂則生矣後當枝葉蕃茂說非也更以節文爲仁民愛物事尤悞○雖不爲仁義做工夫習禮樂之實亦在但工夫亦不可缺此耳存疑止見其半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矣 近譬堂 藏板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謂類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爲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爲尤難也○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逆其承順顏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所以又說烝烝又人格義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同大全雙峰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蔡虛齋曰：必其親順乎理，然後我方為順乎親。異張彥陵曰：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陸稼書曰：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勢遇之隆說，以舜為仁孝，是言外意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離婁上

全

近譬堂藏板

懸空矣。堯授天下於舜，實以天下大悅而歸舜。此是舜實事，如何要懸空起來？其實天下大悅而歸舜者，正以舜之孝能感格乎天，天也開口天下大悅而將歸已，便燔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到得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而猶不大悅而歸者乎？此所以四岳薦之，帝堯舉之，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無不歸之也。孟子當日却要翻轉說，天下大悅而歸，自是天下必至之情，却不放在舜心上。舜視天下歸已，但猶草芥，只恐不得乎親，不順乎親耳。到事親之道盡而瞽瞍底豫，則天下自化，天下之為父子者，自定，舜何容心焉？此之謂大孝。若於得親順親之外，存一毫外物間其心，便不是大孝了。此之謂三字，正從孔子稱舜大孝來。孔子所謂大孝之德，必將夫悅而歸之，所謂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必將夫悅而歸之，理也。孟子恐人即把得天下當了大孝，故窮極其得親順親之隱微，見其如此真誠純一，存不合天下而同歸於孝者乎？此所以為大孝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

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七 離婁上

矣

近齋堂藏板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孟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也。已底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已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惟思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

